



难以

逾越

的屏障

NANYI
YUYUE
DE
PINGZHANG

FAZHI

BAOGAO

WENXUE

JINGXUAN

春秋出版社

法制报告文学精选之一

难以逾越的屏障

春秋出版社

1988年·北京

法制报告文学精选之一

难以逾越的屏障

春秋出版社

1988年·北京

难以逾越的屏障

法制报告文学精选之一

*

春秋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 16.125 字数 340千字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ISBN 7-5069-0040-8/I·3 每册 3.20元

目 录

“S.M.P”荒诞剧·····	熊光炯 (1)
千里大漠追死囚·····	石 坚 李建设 (50)
从大都饭店擒获的逃犯·····	左书利 (62)
推延十八年的审判·····	路 滔 (84)
哈同幽灵的幻灭·····	白 云 (134)
不得已的处决·····	沈世豪 (154)
神秘的南瓜·····	谭士珍 (170)
海外来的巨骗·····	薛家柱 杨兴林 (185)
十八万贖币侦破追记·····	钱勤发 (213)
黄金大盗·····	李宏林 杨迎秋 (231)
智 捕·····	王雪松 (267)
逮捕只是开端·····	李 建 (285)
他在行刑当日潜逃·····	铁 铮 (279)
黑色走廊的幻灭·····	彭鸽子 (309)
金库大盗落网记·····	邓余保 熊言伟 (329)
带血腥味的街头流行剧·····	李延超 (365)
中央过问的文物案·····	羽 圭 (399)
被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	贾鲁生 鲁 娃 (413)
难以逾越的屏障·····	齐阳 贾雷鸣 刘学鲁 (472)

“S.M.P” 荒诞剧

熊 光 炯

一 笔者的开台锣鼓

好戏！好戏！一出好戏！

80年代的初期，在江西赣州，出了一颗“科技明星”——龚良经。他在历时近两年的时间里——当然还可以追溯得更远——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轰动一时的荒诞剧，而且还颇有“现代派”的味道。

近几年来，他吹嘘自己“自学成才”、“首创热处理新理论”、“应邀去美国纽约参加国际 S.M.P 学术交流会”、“论文《表面强化热处理工艺性理论探讨》在会上获得金质奖章”，而且“被推荐参加评选诺贝尔奖”……一道道光环、一层层油彩、一缕缕金辉把龚良经的真面目包裹住了。

他吊在自己吹出来的这些迷人的氢气球上，飘飘欲飞，俨然成了一颗世人瞩目的超级明星。从地区，到省，到中央，先后有数十家新闻单位，都对这颗明星进行过或是重点的、或是一般的宣传，而且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颇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气势。

龚良经真是名噪一时呀！

他由此而博得了社会的垂青。荣誉和地位接踵而来：市政协委员、常委，市人民代表，市科委副主任，省政协委员，中共预备党员，南方技术开发热处理中心董事长……还

有拟议中的种种桂冠和头衔。市委号召全市人民向他学习，省、地工会也作出决定，号召全区、全省职工向他学习……

与此同时，成百上千的祝贺信、请教信、求助信、邀请信、咨询信……从全国的四面八方，甚至从海外，象鹅毛大雪一样地纷纷飘来，附着在龚良经身上。他真的变成一团雪球了！

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紧……

诺贝尔的名字，雪花般的信件以及连篇累牍的宣传，给这个雪球镀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耀眼的银辉。

然而，当阳光无遮无碍地投射到这个雪球上的时候，雪球崩溃了，萎缩了，溶解了，终于化作了一滩脏水！

龚良经显出了赤裸裸的骗子嘴脸！

龚良经是个很蹩脚的演员，然而也不乏高明之处，他是如何扮演这个角色的呢？80年代的龚良经，比起50年代老舍《西望长安》里的李万铭，那真是大巫见小巫了。他们都是时代潮流中泛起的沉渣，各自演出了一场惊人的闹剧。龚良经则演出了80年代的“水平”。

一出荒诞剧的演出，自然会有不同的角色。笔者在拉幕之前必须声明，剧中人除龚良经用其真名实姓外，其余人等一律借用化名。欢迎与此剧有关诸位对号入座，一并观摩演出。若有冒犯之处，叩首祈谅！

少唠叨，拉开大幕来吧！

二 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观众席上的演员

天安门广场夜幕低垂。

华灯初上，欢乐和喜悦，从每一盏灯里流淌出来，汇成了一片迷人的海洋。

夜色，是透明透明的……

人民大会堂三楼小宴会厅，宛如一座清澈剔透的水晶宫。中央电视台今晚在这里举办鸡尾酒会。祖国，即将迎来35周年的大庆日子，他们要好好地准备一台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国庆之夜静坐在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

东门外广场上，1200人的大型军乐团奏起了欢快的迎宾曲。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们站在台阶上、楼梯上、宴会厅门口彬彬有礼地迎候诸位来宾。

康克清、荣高棠来了……

李宁、李连杰来了……

黄植诚、李大维来了……

阿原、奚秀兰来了……

温元凯来了……

影星、歌星、球星……来了。

……“明星”龚良经也来了！

小宴会厅富丽堂皇，群星灿烂！

龚良经真是三生有幸，居然能够跻身于各界名流之中！他既有飘飘然，又有些惶惶不安，如坐针毡！

演出开始了。几台电视录相机对准了演出场地，偶尔也从观众席上掠过，在一些知名人士身上留下特写镜头。（温元凯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面，导演还特地把他拉到前边去呢。）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中间席位上的龚良经吧！

此人四十有五，头发稀落得象沙漠中的荒原，脑门心和后脑勺均已光秃，亮得象涂了一层薄薄的白蜡。他脸颊瘦削、鼻梁挺直，微微突出的眉骨下面有一双捉摸不定的、深奥莫测的眼睛。尤其明显的是从鼻孔到嘴角之间的左右两道

弧，组成了一个“八”字，一张嘴，那“八”字便活动起来。一般地说，无论是从长相、气质、风度，还是从天分、灵气、眼神上，他都不会被哪位导演看中的。

然而，他却是一位真正的演员！

龚良经的“八字”好呀！他碰到了个思才若渴的时代，一登台便跑了红运，名声越演越大。

某周报记者从电台和报纸上获悉龚良经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提名，在征得有关领导同意之后，立即向赣南有色矿山机械修造厂挂了长途电话，特邀龚良经作为中年知识分子的代表赴京出席晚会。

龚良经演戏进入了人民大会堂！

在龚良经的身边，坐着一位花白头发不苟言笑的人，这是他的最热心的“观众”兼“报幕员”。他便是地区工会办事处的蒋干事。龚良经的许多“成就”或者说“演出”都是他最先欣赏并最早向报界披露的。

太熟悉了！他和他。

龚良经的杰出表演，一开始就令蒋干事倾倒，他完全被迷惑住了。从1978年起，龚良经是地区职工热处理协作队长，蒋便是分管技协队的干事。不用节目单，蒋干事便报得出龚良经戏码子里的一二三四……。这位“人才”是他最早发现的。蒋干事相信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眼力，就象相信他蓝色的中山装上有五个纽扣一样。那可都是一粒扣子一个眼的事呀！

太陌生了！他和他。

人心隔肚皮。谁知龚良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怎么会有人怀疑他出国是假的？他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他……那么老实，还会是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吗？不！那简直是不可思

议的。因为有人怀疑龚良经，所以省总工会负责人交给蒋干事一项特殊使命，一方面陪龚良经赴京出席晚会，一方面催促龚良经拿出证据来。这样，蒋干事便有幸和龚良经一起，坐在那些闪亮的星星们中间了。蒋干事沾了龚良经的光哩！他对自己担负的这个角色，也颇有一些尴尬之感。

他们沉默着。

那些歌声、那些掌声、那些笑声，似乎都不属于他们；那些糕点、那些果品、那些饮料，似乎都食之无味……

良辰美景奈何天哪！

他们各自想着各自的心思。

龚良经呷了一口桔子水，内心感到了一阵凉意，一种不可名状的凄楚之感泛上了他的心头。这出戏已经演到这儿了，该如何收场呢？就此收摊算了，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不！不能！尤其是在他蒋干事面前。证据？还能弄出一些什么证据呢？他一口咬定让我去兰州找李一明要回金质奖，上哪儿要去？蒋干事还是好糊弄的，别的人呢？不管他，再演下去吧！演一出算一出，不到黄河不死心！万一演不下去了，那……那就一死了之吧！

蒋干事心里更是嘀咕不停。真见鬼！在部队耍了多年笔杆子，也没遇见过这档子事。他龚良经出国一年多了，现在还来查真伪。如果真的是一场骗局，那……那我岂不是在这小子手上栽了个大跟头了！不，不会的！出国的皮箱不是交给我了嘛。还有什么证据呢？李一明教授会来京吗？他一来，满天的乌云便都消散了。那些从中作梗的人，有你瞧的！到那时候，是我受了骗，还是你们得了“红眼病”呢？

证据！证据！证据便是命根子！

台上的精彩演出，他们视而不见，完全沉浸在自己的

“角色”里了。

他们下榻在北京上园饭店326号房间，天天为取得证据而奔波。

蒋干事陪同龚良经去北京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报刊杂志中去查1983年6月的《纽约时报》和大连金属材料研究所编译的《金属热处理》季刊。龚良经说，上面均有国际S.M.P学术会议的报导，还有他的大名呢！翻了一抽屉又一抽屉的书卡，翻得精疲力尽，依然一无所获。

“你还是找李一明教授吧！”蒋干事有些不耐烦地说。李一明是陪同龚良经出国的，找到他，一切怀疑便冰释了。

“嗯！”龚良经点了点头。他又在构思一幕新双簧。

他当着蒋干事的面，打了七八次电话到兰州某部101所，可是一一次次都找不到人。蒋干事心患狐疑。龚良经沉吟良久，突然计上心来：“找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的乔木正，请他帮忙找李教授！”电话挂出去了，乔木正也不在！

人证，人证在何处？

“铃……”9月14日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兰州回电找龚良经！

“喂，乔工吗？我是龚良经。”

“啊，龚工，你好？下午我不在所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们搞的主电极直接启动埋入式盐浴炉评奖时我不在国内，结果得了个三等奖。否则，是可以评为二等奖的。”龚良经口气不小，而且颇有惋惜不平之气。这个项目蒋干事早有所闻，龚良经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还记有一笔，说他应邀到这个研究所帮助解决了盐浴炉节能技术难题。可眼下扯这些咸淡干什么？当务之急是找李一明！

“你们可以申请专利，我在国家专利局老同学那里看到

了材料……”又是国家专利局，好大的口气呀！龚良经介绍过，陪同他去美国纽约的除李一明教授外，还有国家专利局的程吉祥。

“已经在全国推广了还可以申请专利吗？”乔木正工程师疑惑地问。8月中旬，他无意中在某大报8月13日头版头条上看到了龚良经的事迹报导，而且还附有短评，他既为国家有这样杰出的人才而感到自豪，又为自己和这位人才见过面而觉得荣幸。现在龚良经又关心他盐浴炉的专利问题，他自然是感激的。

“从现在开始尽量少扩散就行了……”

“噢，谢谢！”

龚良经依然在不紧不慢地穷聊。他在兜圈子。心想，直愣愣给乔木正打长途托他找李一明，对方会怎么想？他龚良经不会干那种傻事。

“我年内准备到西德去，你有什么事要办吗？”龚良经关切地询问。他上次出国的事犹未了，又在谈下一次出国的事。蒋干事焦躁得皱起了眉头。

“没有，没有……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乔木正又一次询问了。这下龚良经终于言归正传了：

“请你给兰州河口504厂李一明教授挂个电话，告诉他，我住在北京上园饭店326房间，电话89.4628，17日之前都住在这里……”

“行，行，一定照办！”

“嗯……”龚良经眼睛一眨，朝蒋干事瞟了瞟，又旋即说道，“请你转告李教授，最好请他立即来一趟北京，路费嘛，由我负责……”

电话挂断了。

龚良经擦去额角上渗出的汗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似乎感到轻松一些了。他把对话内容告诉了蒋干事。

蒋干事渴念着李一明教授的来临。李教授是解开龚良经之谜的钥匙，只要钥匙到手，潘多拉的盒子就会重新打开。

他等待着……等待着戈多啊！

蒋干事等不及李教授赴京，明日便要离京了。此刻，他坐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里，有一种怅然之感。那些精彩的节目，提不起他多大的兴致。

他也并不是空手而返的，龚良经交给了他一只酱色的皮箱，里面装有他上次出国的衣物。仿佛是为了解答蒋干事的疑问，龚良经解释说：“因为年内准备去西德，故皮箱一直放在北京。”

“放在哪里。”蒋干事追问了一句。

“祝小恩家里。”龚良经神情自若。

蒋干事相信了。

祝小恩还是个十几岁的姑娘的时候，便随父下放到了江西永修农垦部五七干校。一个偶然的机，她被派往赣州市赣江造纸厂学习化验工作，拜了龚良经半年的老师。这是一位知恩必报的人。据龚良经说，祝小恩帮了他的大忙呀！龚良经的“高级针灸医师证书”就是通过她的关系认识了前卫生部长钱信忠，由钱部长签发的。龚良经的两本医书《药用动物实践》、《医案拾零》也是通过这种途径出版的。祝小恩是“副部长的女儿”、“廖沫沙的媳妇”嘛，那自然是会有一些神通呀！

对此蒋干事笃信不疑。

几天前，龚良经还带蒋干事到祝小恩家去做客。蒋干事把龚良经大大吹嘘了一番，什么出国呀，什么金质奖呀，什么诺

贝尔奖候选人呀……为了印证龚良经出色的成就，他告诉祝小恩：“老龚将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蒋干事居然没有注意到，祝小恩除了报上已宣传过的那些事之外对龚良经的出国只字未提。他却相信在祝小恩处存放了逾年之久的皮箱！

皮箱里有些什么？

一套簇新的灰色西装、一把庐山风景折扇、一些登载了龚良经文章的刊物、一大叠黑白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穿西装照的）……还有一张中国民航的牌签，上面写着日期“83.6.19”，正是龚良经说的出国的日子。

龚良经真是编得缜密细致呀！

他把这些“道具”交给了蒋干事。他演给蒋干事一人看的戏，可以说是很出色的。

尽管还不能令人满意，蒋干事毕竟拿到了一些“证据”。他除了再三交代龚良经一定要到兰州李一明教授那里取回金质奖外，只有拎着这只皮箱回省了。

轻信！这个最能容忍的缺点，在蒋干事那里，发展到了最不能容忍的地步！岂止是轻信，他连脑袋和嘴都一起租用给龚良经了！他成了龚良经的新闻发布人和报幕员。他在给龚良经跑龙套啊！

这只皮箱，是龚良经临时购置的“道具”呀！……

已经是午夜了，鸡尾酒会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尽兴而散。人们带着一种兴奋的心情步出人民大会堂……

共和国的国徽在一束强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人民英雄纪念碑在空旷而又幽远的秋夜中默默矗立。广场四周一根根灯柱挑着一轮轮十五的满月似的灯泡，发出一种柔和而又冷峻的银光……

从拥挤的宴会厅里突然来到这空阔的广场，龚良经内心骤然感到了一阵空虚。

晚会的节目演完了，他的荒诞戏又该如何演下去呢？一阵秋夜的凉风扑来，丝瓜一样瘦弱的龚良经不由打了个寒颤……

三 剧情是从哪里开始的

时耶？命耶？

他龚良经居然不允许参加工程师职称的技术考核！理由：没有文凭暂不予考虑。

一盆冷水当头浇下，龚良经凉了半截！

他怔怔地望着主管干部把申请材料锁进了抽屉，一股无名的怨气直冲脑门，秃顶激怒得发亮了。愤懑、憋气、怨恨……他真想一泄为快！人争一口气呀！他象一只胀满了气的皮球，越往下拍，蹦得越高。蹦吧！蹦出来你才认识我龚良经了！

他没有吭声，睥睨着那位曾是他小学老师的市科委负责人，嘴角紧抿着，“八”字不动了，良久，转身走了。

他要蹦！

龚良经搞热处理10年多了。他所在的赣南有色矿山机械修造厂是个以生产颚式破碎机为主的不足300人的小厂。厂里设备简陋，热处理工艺要求不是很高的。他任班长的热处理班，象是一个手工业作坊。但鸡窝里真的能飞出凤凰也未可知呀！

他在班里改造了箱式炉和反射炉，既节能又提高了功效。其中一项还获得赣州市技术革新成果奖（这两项均疑窦甚多，本文不作详辩）。据此，他写了数篇体会文章在有关

专业刊物上发表。以后他把这些文章均升格为“论文”。

有了“论文”，龚良经又自报学历：他195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符拉尔基分校化工系，就读两个月之后，因病辍学（当时他哭得好伤心哪！他对记者说）。回到赣州，他雄心未泯，又读起了赣州市职工夜大和武汉大学函授课程，同时取得了这两校的毕业文凭（其实是单科结业证）。

“论文”和“文凭”都有了，在某些微妙因素的影响下，1980年，龚良经通过考核，由工人晋升为助理工程师。

如果他就此止步，那他就没有多大的戏可演了。无止境的私欲充胀了他这只皮球，他还要蹦，他要蹦到天上去做卫星！

一场大戏在龚良经脑海里构思着。

他已经无暇顾及剧本、场次、情节……反正演的是荒诞戏，就即兴演出吧，其余的一切日后补充完善。

1983年初，龚良经报出了剧目：他要出国了！这正是有关方面考虑晋升他为工程师的关键时刻。

蒋干事给他报幕了！

1983年3月10日，《赣南报》在第一版发了个消息：“助理工程师龚良经的学术论文，被选定在国际材料学术年会上宣读”。

消息还说明：“这篇论文被选定在今年国际材料学术年会上宣读的书面通知，是由中国科学院签发的。龚良经已于2月16日收到。”

中国科学院！来头不小，他一出场便显得身手不凡！大戏拉开了序幕。

经济技术落后的江西，建国以来能登上国际讲坛宣读论文的廖若晨星，地处江西一隅的赣州则更是不见经传。龚良

经立刻引起了震动！

人家都要出国讲学了，还能不给工程师职称吗？出于这种心理，当然也经过了“考核”，龚良经又顺利地晋升为工程师。他一个工人，终于“自学成才”了！

龚良经仍然不满足，他还想要“高级工程师”，他还想改善生活环境，他还想提高身价……而且戏演了第一场，就应该有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

6月10日，即三个月之后，龚良经离开赣州开始了“出国”之行。地区技术协会的一些同志到车站为他送行，摄下了一张张离别的镜头。龚良经和同行们一一握手告辞，俨然象一位远征的英雄。

赣南有色矿山机械厂对龚良经出国之事茫然无所知。领导只接到一个电话，说中国科学院邀请龚良经出国。虽然未见正式公函，也没有省地有关部门的通知，又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但牌子那么大，他一个小厂自然不敢问津。胡乱插一杆子，有扼杀人才之嫌哪！

龚良经会回来吗？他抵挡得住物欲的诱惑吗？他会留恋这个9.9平方米之家吗？人们议论纷纷，龚良经家里也失去了平静。

“老龚被绑架了！”

“老龚娶了美国婆子，不回来了！”

有人这样对龚良经的妻子半真半假地说。这位林黛玉一样体弱多病的妻子没想到丈夫的“八字”那么好，居然出国了，对那些闲话她只是笑笑：“他没有那个命！”

7月中旬，龚良经凯旋归来了！

回来之前，蒋干事便和某记者撰写了《淬火迷》和《淬火人的性格》分别发在省、地报纸上，为这出戏作了广告和